

敦煌金剛經及其相關文獻 之題記探討

釋永有

南華大學生死學研究所助理教授

提 要

金剛經是敦煌遺書中一部非常盛行的經典，在所有收藏中共有近二千號金剛經，其中有76項金剛經及17個與金剛經相關的文獻具有題記。從量上看起來似乎不多，但這些題記卻提供極為豐富的資訊。本文擬從這些題記中，分成五個方面來詳細探討金剛經。

第一先探討金剛經遺書的書寫製作年代。金剛經由第七世紀開始流行，一直延續到第十一世紀。其間由隋、唐、五代到宋朝，跨越了五世紀，而以唐朝最多。接著探討金剛經遺書如何製作。本經共有三種樣式—(1)寫本(2)印本(3)拓本，本節將就此三種樣式詳細探討。並就四川過家真印本及現存於大英圖書館的全世界最早的印刷品—AD868年製作的金剛經加以討論。

接下來討論金剛經遺書的書寫、製作或供養者。由本節的討論可以知悉參僧俗二眾各階層的人都有，上至皇帝高官貴族，下至一般平民百姓。並論及金剛經邑會的存在。第四部份探討金剛經遺書題記中的祈願。人們的祈願，不僅為人也為動物，可謂生亡兩利，並及於他道眾生。最後論及金剛經遺書的流傳地區。題記中較少提及遺書書寫製作的地點，然亦有一些提到寺名及地名，藉此可略知概況。

金剛經在其信仰者心中已不只是一部佛經，它是活生生的和信仰者的生活各層面，不斷的產生互動關係。金剛經由印度傳入中國後，它已不只是一部翻譯成中文的佛教經典，而是緊緊的和中華文化結合在一起，深深的植入和影響了中國人的文化和生活。

本論文討論之範圍如上，至於不同譯本之流通與興衰則當另文探討之。

關鍵詞：敦煌、金剛經、題記

金剛經是敦煌遺書中一部非常盛行的經典，在所有收藏中，共有近二千號金剛經，其中有 76 項金剛經、11 部論疏和 6 個與金剛經相關的文獻具有題記(見附錄)。數量似乎不多，但這些題記卻提供極為豐富的資訊。本文擬從這些題記中，分成五個方面：(1)書寫製作之年代(when)、(2)遺書的三種樣式(how)、(3)參與者(who)、(4)信者的祈願(what)、(5)流傳地區(when) 來詳細探討金剛經。

一、書寫製作之年代

不同的方法可鑑定遺書的年代，如從紙張的品質和大小、書寫的格式、題記和字體去作判別。所多的遺書只被大致鑑定屬於那一個朝代，如唐或隋朝，而並無法確定書寫製作之時間。然根據題記，清楚的年代甚至於日期，則可被鑑定。下面的表格可以清楚的顯示金剛經的製作年代，不能被鑑定者，則被大致區分。

以下金剛經及金剛經相關文獻係參考池田溫的《中國古代寫本識語集錄》¹，而由研究者統計之。

表格一

	6世紀	7世紀	8世紀	9世紀	10世紀	11世紀	總數
朝代	南北朝	隋/唐	唐	唐	唐/五代/宋	宋	
金剛經	1*	20	20	14	21		76
金剛經相關文獻			6	4	6	1	17

共：93

*：池田溫編號 No.208(AD535)，為藏於東京書道博物館之金剛經，出土于善郡，而非敦煌。

※：其中之參 2528(AD985)，封藏於清涼寺釋迦像，僅作參考用。²

表格二

南北朝	隋	唐	五代十國	宋	總數
1	2	68	12	10	93

表格三

金剛經	論疏	感應錄	其他	總數
76	11	1	5	93

由表可知金剛經由從第六世紀開始有遺書的書寫，第七世紀開始流行，一直延續到第十一世紀。其間由隋、唐、五代到宋朝，而以唐朝最多。最早的金剛經年代為 AD535，而最晚一部為 AD985。

(一)最早的金剛經遺書

池田溫言：

關於敦煌遺書的年代，最早的可追溯至第四世紀。一般相信，最早的遺書，有題記清楚顯示完成於第五世紀初之「西涼建初二年」(AD406)。自此之後，不同年代的遺書繼續存在。最後一部則為 敦煌王曹宗壽及夫人施入帙。寫經記，寫於北宋咸平五年(AD1002)。大致上，敦煌遺書的年代，由第四世紀跨越到第十一世紀初。³

池田溫所提及的最早的遺書是 S797---《十誦比丘戒本》，比丘德祐書寫了記。王重民則有不同

1 池田溫編(1990)：《中國古代寫本識語集錄》，東京，大藏出版。

2 如前註，5頁。

3 如前註，5頁。

觀點，他表示應為中村不折所收藏的《譬喻經》，因有題記顯示寫於甘露元年(AD359)。⁴

表格一顯示最早的金剛經遺書製作於第六世紀(AD535)，但此遺書是在善鄯發現，而非敦煌。平井有慶聲明最早的金剛經遺書，應該是收藏於敦煌文物研究所資料室的 0323 號遺書(AD497)，且是鳩摩羅什(AD344~413)的譯本。⁵ 但此卷馬德表示 0323 號非真本，而是偽造的，紙張也非原來的。⁶ 另：此經文甚多宋元後之字詞用法，如將「比丘」寫為「比邱」等，與其所載年代不相符合。

本文作者則認為：最早的金剛經遺書，寫於隋大業九年四月二十六日(AD613)。此遺書晚於上述二者 78 或 116 年，收藏於中國大陸的天津市藝術博物館，編號為津六號（館藏號 4509 號）。題記如下：

大業九年四月二十六日抄寫訖⁷

題記中有日期，但無書寫者或捐贈者的名字。此遺書有軸，顏色不一，尾紙另接，大字體。金剛經的流行似乎晚於其他佛教經典，但若以第七世紀開始流行而言，天津市藝術博物館津六號，作為最早的金剛經遺書，應該是很合理的。然若有更早的金剛經遺書被發現，本文說法可再做修改。

第二早的金剛經遺書應該是收藏於大英圖書館的 S2605，由優婆夷劉圓淨寫於隋煬帝大業十二年(AD616)。她期望能早日離開邊塞回去中土首都。題記顯示劉圓淨原先並非住在敦煌，而是從當時的首都長安來的。長安遠比敦煌富裕和繁榮，而她則思鄉心切，希望能快點回家。大業十二年是隋亡前兩年，由於朝廷腐敗，且不斷征戰，人民深受其苦。她的願望透露出當時人民的心情和社會的狀況。其題記如下：

大隋大業十二年七月二十三日，清信優婆夷劉圓淨敬寫此經，以茲微善。

願為一切眾生轉讀，聞者敬信，皆悟苦空，見者受持，俱勝常樂。

又願劉身早離邊荒，速還京輦，罪障，福慶臻集。⁸

(二)最晚的金剛經遺書

有 29 號具有題記的金剛經及相關的文獻完成於十世紀，但有五號缺少清楚的日期。S5646 是最晚的金剛經遺書且有完整的年代，寫於宋乾德七年。事實上乾德為宋太祖年號，但此年號止於乾德五年，故實際上應是寫於宋太祖開寶二年(AD969)。此遺書為何江通所寫，並和《佛說摩利支天菩薩陀羅尼經》、《佛說齋法清淨經》二部經寫在一起，為冊子本。它比全世界最早的印刷品—印於 AD868 年的金剛經晚了 101 年，此事顯示雖然佛教早已於一百年前即開始運用印刷術，但佛教徒並未捨棄書寫的方式。他們仍然喜歡抄經以獲得功德。其題記如下：

于時大宋乾德七年己巳歲四月十五日，大乘賢者兼當 禪錄何江通發心敬寫大小經三策子計九卷，晝夜念誦，一心供養，故記之耳。⁹

書寫佛教經點的目的多為宗教理由，即為了唸誦、供養或得到功德。書寫已成為一種修持，雖然後來已有印刷術，然書寫的方式至今仍被保留下來。

金剛經的相關文獻中，列寧格勒收藏品中的〈金剛般若經鈔知丹州梁夙刊記〉是所有相關文

4 王重民(1985)：《敦煌遺書論文集》，台北，明文，295頁。

5 平井有慶(1984)：《敦煌と中國佛教》，東京，Daitō，23頁。

6 個人聯繫，1998年 3月1日。

7 劉國展、李桂英，〈天津市藝術博物館敦煌遺書目錄〉，《敦煌研究》，1989，第二期，74頁。池田溫編(1990)：《中國古代寫本識語集錄》，東京，大藏出版，176頁。

8 池田溫編(1990)：《中國古代寫本識語集錄》，東京，大藏出版，177頁。

9 如前註，502頁，No.2392。

獻中年代最晚的一個，完成於 AD1016 年。它比印刷於 AD868，全世界最早的印刷品---金剛經，晚了 130 年¹⁰。它是個版經，題記中有：「金剛般若經鈔第五印本初破...」。

二、遺書的三種樣式

敦煌遺書共有三種樣式：(1)寫本(2)印本(3)拓本，而金剛經及其相關文獻中亦有此三種樣式。最通行和最早的樣式是寫本，印本只佔少數，從晚唐才開始流行。敦煌遺書中亦有少數幾個拓本被發現，其中有關柳公權金剛經的拓本則非常重要。

寫本和印本可以是卷子、摺本或冊葉本，卷子是最早有的型態，為早期古籍所通用。一直到十世紀，卷子本都還很流行。摺本或冊葉本於唐代開始出現，而在九世紀後，開始成為敦煌遺書所喜歡的樣式。事實上，大部份遺書都是卷子，少部份是摺本或冊葉本。長卷子不易閱讀或唱誦，因此摺本或冊葉本在第八世紀後逐漸出現。摺本容易開闔，且可由內文任何一處打開。冊葉本通常較小，而比卷子方便攜帶、閱讀或唱誦。敦煌位於絲路要地，連接了中國和中亞。彼此間的交流頻繁，冊葉本則是旅者最方便的型態，因此冊葉本在唐代即流行起來。

藤枝晃¹¹將遺書分成四個時期：北朝、隋朝、唐朝和吐蕃--歸義軍時期。他又言：每一時代的遺書樣式有別，各有他們的字形、紙張、書寫的特色。本節將著重在遺書樣式的探討。

(一)寫本

例如：上海圖書館編號 795017 的金剛經是個摺本，和《佛說觀彌勒上升兜率天經》寫在一起，還有五十頁內文保留下來。另外，在敦煌研究院編號 9055 者，還存有界欄和線孔。

Stephen F. Teiser 則發現有一些《金剛經》和《十王經》一起的冊葉本，他說：

金剛經和十王經一起存在冊葉本中的形式，可能不是偶然的。關於金剛經的內文細節，提供了十王經製作的重要啟示。¹²

《十王經》是關於在地獄中十王的一部經典，而金剛經則存粹是一部和開悟有關的佛經。兩部經合在一起，顯示了它們對於宗教信仰和修持的特別意義和作用。本文的看法是：佛教的基本信念是去除煩惱、達到開悟境界。而依據金剛經修持，即是從煩惱和地獄解脫的方法。當然也有可能只是因為經文長度差不多，且在當時都很流行，才被寫在一起。

一般而言：唐代寫本品質最佳，尤其是初唐時期。理由是：不僅紙張、墨水和書寫的品質最好，而且不少寫本還被校對者仔細檢驗過。有的遺書有還列出裝潢手、校書手、詳閱者和監督者的名字，以增加權威性和可信度。

(二)印本

印刷、造紙、羅盤和火藥是古代中國的四大發明，印刷術則發明於七世紀後半，它為中國佛教及世界文明帶來很大的變革。第一部中文大藏經印於十世紀後期的北宋，用了 130,000 雕板，且花了十二年時間才完成。這部北宋敕版大藏經的完成在中國佛教史上和世界印刷史上，是一件大事。之後，不同版本的大藏經在不同時代被印刷出來，而大藏經則扮演著編輯、保存和弘傳佛教經典的重要角色。大量的早期佛教文獻得以保存，歸功於早期印刷術的發明。

金剛經的印本透露出印刷對中國佛教的影響力，而那也是佛教的需要，促進了印刷術的發展，因此佛教和印刷術是互輔互成的。

10 參見池田溫編(1990)：《中國古代寫本識語集錄》，東京，大藏出版，548頁。Pelliot, JA 1914, p.507-8 矢吹.宗教界13-5, 408頁¹¹

11 藤枝晃(1990)，〈敦煌遺書之分期〉《敦煌吐魯番學研究論文集》，中國吐魯番學會編，上海漢語大辭典，12頁。

12 Stephen F. Teiser, *The Scripture On the Ten Kings And the Making of Purgatory in Medieval Chinese Buddhism*, (Honolulu : University Hawaii Press, 1994), p.96

A.全世界最早的印刷品---AD868年印製，收藏在大英圖書館的金剛經。

斯坦因收藏的敦煌遺書中的木刻二號，即是全世界最早的印刷品。十六呎長的卷子，由七張紙組成。第一頁是一幅插畫，釋迦牟尼佛端坐在祇樹給孤獨園的蓮花台上，眾弟子、菩薩、天人和動物圍繞，而長老須菩提正在向佛陀請問佛法，正如同經中所言一樣。由插畫和字體顯示出：雕刻者非常有經驗且技巧也很好。雖然四川是個當時的印刷中心，但並不知此卷子在何處印出。

此經為鳩摩羅什的中文譯本，也是最盛行的一種版本。由淨口業真言起頭之後是八大金剛的祈請文，然後是經文，字形美好。經文後是另一真言。最後則是一道有著清楚年代的題記。題記如下：

咸通九年四月十五日王玠為二親敬造普施¹³

這部經是全世界最早的，有完整年代可考的印刷品，它是在1907年時被斯坦因在第十七窟發現，然後被帶去英國，現存放於大英圖書館。本人在1997年時，曾經二度在大英圖書館親見原來卷子本，現在在專家的特別照顧下，仍保持完好。它是該圖書館的最珍貴的文物之一，也是全人類之寶。此經曾被整修數次，曾有過的作法是用厚紙黏貼到原紙背面。之後，進一步的整修考慮將貼上去的紙張取下來。然僅僅如此，即需花上兩三年時間才能完成。

總而言之，這部金剛經的發現，是印刷史上的一個重要事件，此事顯示出佛教與印刷術的重要關係。1966年，另一個與早期印刷術有關的重要事件是：在韓國東南的佛國寺一個塔中，發現了《無垢淨光大陀羅尼經咒》。這部在塔中被發現的經咒，事實上應該是最早的印刷品，其印製年代應不晚於AD751。¹⁴這使得印刷術的發明，向前推進到第八世紀中期或更早。然大英圖書館中的金剛經，仍然是確實有年代可考的最早的印刷品。

在敦煌遺書中另有少數印刷的，如P4515, P4516及Lionel Giles¹⁵目錄中的第8084號，皆印於AD950年，由曹元忠所捐獻，而題記中「雷延美」的名字是歷史上發現最早的刻印者。

Timothy Barrett¹⁶於2000年年底發現：《金剛經感應傳》中有一則關於一個富人的感應事蹟，且跟印刷術有很大關係。這則奇蹟發生於唐武德年間，從長安來的富人蘇仁欽，在一次瀕臨死亡的經驗之後，他印製了千部金剛經及法華經，以便獲得功德。¹⁷此則感應事蹟比全世界最早的印刷品---AD868的金剛經日期，還早了兩個世紀，也就是把印刷術的發明年代，推前了兩個世紀。

本人研究後發現，金剛經早期有八部感應錄¹⁸，而有些相同的感應奇蹟會被收集在不同的感應錄中。此則也被收於其中兩部製於唐朝以後的感應錄中¹⁹，但在其他六部在唐前即完成的感應錄中，卻未被收集。這顯示該奇蹟的日期或許有誤，而可能發生於唐朝以後。或許他是托人抄經，後人誤為是印經。然若日期及內容無誤，此則金剛經的感應事蹟將是非常珍貴的史料。

B.四川過家真印本

印製金剛經需要根據好的原本，而「四川過家真印本」變成當時的最佳範本。很明顯的，印

13 參見《敦煌寶藏》，第55冊，467頁。

14 參見 陳祚龍(1983)：《敦煌簡策訂存》，台北，商務，7頁。 Timothy Barrett, 'The Feng-tao k'o and Printing on Paper in seventh-century China', Bulletin of the School of Oriental and African Studies, Vol. 60, part 3, 1997

15 Lionel Giles, Descriptive Catalogue of the Chinese Manuscripts from Tunhuang in the British Library, (London: The Trustees of the British Museum, 1957)

16 執教於倫敦大學亞非學院

17 萬字續藏，第149冊，0153頁上。

18 參萬字續藏目錄，128頁；大正藏，八十五冊。

19 清周克復，《(歷朝)金剛經持驗記》，萬字續藏，149冊，0236頁上。《金剛(般若波羅密)經感應傳》，編者不明，包括發生於宋朝的靈感事蹟，萬字續藏，149冊，0152頁中。

製費用高於抄經，因製作過程複雜費時。刻版者需先將字一個一個的刻在版上，然後上印墨，再印在紙上。因此除非大量需求，否則很不經濟。故可推知印本金剛經的存在，表示該經已開始或者已很流行。

在不同的敦煌遺書收藏中，根據四川過家真印本的寫本如下：

巴黎所藏：P2876(AD906, 冊葉本), P3398(AD943, 冊葉本), P3493(AD943)

倫敦所藏：S5444(AD905), S5450, S5451(AD906), S5534(AD905), S5544, S5669(AD906), S5965(AD906),
S6726(AD906)

北京所藏：B8909(AD907)

由以上可看出，四川過家真印本在十世紀的前半世紀--晚唐和五代時很流行。唐滅宋立，益州即今四川成都，成為自 AD971 起，宋太祖指定印製《北宋製版大藏經》之處。而理由的很明顯的是：當時四川的印刷、造紙技術是全國最好的。

因此可以得到結論：印刷術的發展，改變了中國佛教和人類文化的歷史，而四川過家真印本，則早就透露出這種改變的訊息。

(三)拓本

敦煌和中亞的交通在唐朝時愈來愈頻繁，也有一些拓本從他處被帶到敦煌，少數唐時的拓本也在敦煌收藏中被發現。拓本的製作是用紙張鋪放在金石銘刻上，後用墨打印，因此字或圖會成為反白，而周圍則成為墨色，即成拓本。

P4503 是一部唐朝著名書法家柳公權 (AD778~865) 的金剛經的拓本，他創造了自己的書法格式，而金剛經則是他的最高成就。在唐書中，有一段關於他的作品的描述：

當時大臣家碑誌，非其筆，人以子孫為不孝。外夷²⁰入貢者，皆別署貨貝曰：「此購柳書。」²¹

在《舊唐書》中則記載，唐文宗命柳公權書寫金剛經在上都西明寺的的牆壁上，並讚美他的書法是在六位著名書法家之上。

上都西明寺金剛經碑備有鍾、王、歐、虞、褚、陸之體，尤為得意。文宗夏日與學士聯句……乃令公權題於殿壁，字方圓五寸，帝視之嘆曰：「鍾、王復生，無以加焉。」²²

由以上得知柳書的珍貴以及人們對它的喜愛，這可能是柳書金剛經拓本被帶到敦煌的原因。該經書於唐穆宗長慶四年(AD824)，P4503 拓本有題記如下：

長慶四年四月六日翰林侍書學士朝議郎行右補闕上輕車都尉賜緋魚袋柳公權為右街僧錄準公書強演邵建和刻²³

林聰明言：

金剛經乃唐穆宗長慶四年²⁴，柳公權為右街僧錄準公所書，經數度翻刻；至宋，唐時及初拓已經難見。敦煌此拓，雖非完本，確為原石唐代初拓本，得以窺其真貌。²⁵

20 外夷指從高麗和百濟來朝貢者，據《廣川書跋》，《四庫全書》，上海，上海古籍，1987，831冊，31頁中。

21 歐陽修、宋祁撰(1972)：《唐書》，《二十五史》，北京，中華書局，16冊，5030頁。

22 劉昫等撰(1972)：《舊唐書》，《二十五史》，北京，中華書局，13冊，4312頁。

23 王重民主編(1962)：《敦煌遺書總目索引》，北京，商務，301頁。

24 AD824

25 林聰明(1991)：《敦煌文書學》，台北，新文豐，53頁。

總而言之，P4503 是件珍貴文物，因為是唐代原石柳公權書的金剛經拓本，且被保留在敦煌遺書中，這是敦煌與中土來往的最好證明。

三、參與者

一般個人書寫的敦煌遺書，或只需要一名抄經者，然有的卻需要許多人一起參與，如：抄經者、裝潢者、捐贈者、校書者、監督者等。在題記中，書手及捐獻者的名字比其他人還常見，以下分就書手、其他參與者及金剛邑會討論，即可顯示出參與者的種類。

(一)書手

在敦煌遺書中，寫本遠比印本多，而品質則端賴於書手的能力。不同階層的人皆可書寫金剛經，如：專業書手、學生、一般人、官員、比丘、比丘尼、將軍等，而由專業書手所寫的遺書品質最佳，有些則只是學生的作業。

A.專業書手

S36 寫於 AD672，係左春坊楷書吳元禮所寫。

S513 由蕭禕所書，且親自檢查了三次。²⁶

B.官員

甘肅博物館編號 18 的金剛經由彭城郡的劉從章寫於 AD863

P3398 由官員陰彥清寫於 AD943

C.僧人

S2190 係由甘露寺比丘尼真行所書

P2165 背面是一部金剛經註解，比丘尼妙相是書手

S71, B1554, P2132 皆是註解，由僧人所抄寫。

D.一般人

由一般人所抄寫者之品質大致比專業書手差，但因人們相信抄寫佛教經典的功德，故由一般人所抄寫者為數頗多。

B0794 由王華敬在 AD629 所書寫

S5248 的書寫者是優婆夷覺圓

除這些例子以外，還有一個特別的老人，他在 82 至 84 歲之間寫了八部《金剛經》，但都未題上他的名字。他是個虔誠的佛教徒，甚至於用自己的血來寫經²⁷。而他在 88 歲至 89 歲之間，似乎喜歡抄寫《十王經》，且寫了三部。²⁸ 顏廷亮²⁹ 指出這個老人可能是張球，一個有名的文學家，在歸義軍時代有許多作品。

(二)其他參與者

有一種遺書是由官方所作，且已變成遺書的典範，而參與者的名字通常都會列在題記中。S513 就是個很好的例子，參與者包括書手、裝潢手、校書手、詳閱者及監督者。³⁰ P3278 及 B0690 也都列出了參與者的名字。

26 S513：“初校書手蕭禕，再校書手蕭禕，三校書手蕭禕”

27 S5534, S5444, S5965, 敦煌博 053, S5451, S5669, P2876, 北有字九

28 B1226, S4530, 散 535

29 顏廷亮(1995)：〈張球著作繫年與生平管窺〉，《1990年敦煌學國際研討會文集》，瀋陽，遼寧美術。

30 S513題記：“上元三年潤三月十一日左春坊楷書歐陽玄抵寫，用紙一十二張，裝潢手解善集，初校書手蕭禕，再校書手蕭禕，三校書手蕭禕，詳閱太原寺大德神符，詳閱太原寺大德嘉尚詳閱太原寺主慧立，詳閱太原寺上座道成，判官司農寺上林署令李德，使朝(散)大夫守上(尚)舍奉御閻玄道監”

金剛經和法華經是由官方所製作的主要佛經。方廣錫³¹從40項左右的官方製作的佛經中，找出了11部金剛經，而這些是非常珍貴的中華文物。有些是由皇帝下令製作，如：P2323由唐太宗下令製作，S36、S513、P3278則是奉唐高宗之命所作。

事實上，唐朝的高宗、武則天、中宗和睿宗都喜歡製作佛典。由於皇室的支持，佛教的發展在唐朝達到最高點（除了現代的發展以外）。金剛經的製作，在當時是一項頗受歡迎的宗教活動。

(三)金剛經邑會

佛教邑會是一群人在一起修持或舉行佛事的會社，如：根據某一宗派唱誦、抄經或造佛像。這種邑會自從南北朝時即已存在，範圍擴及全國，有不同背景的人參與其中。

平野顯照指出由一個位於山東的「結金剛經邑會碑」³²，可得知唐朝時即有金剛經邑會存在。它提到該邑會有一百一十個會員，每次聚會時每人抄一部經。天津博物館編號第二十七號為一部金剛經³³，此經是由一個優婆夷的邑會在AD753年所造，但並不清楚是否是一個特別修持金剛經的邑會。北珍字84號也是一部金剛經，由一個邑會的會員叫張庭休，於九世紀初期所作，但不清楚他所參加的邑會是否為金剛經邑會。

晚唐時期在第147窟的北部，有四個邑會的會員供養了一幅金剛經變。³⁴雖然邑會名稱不詳，但每人名字前皆冠以「社人」二字，最後一人是「社人劉賢德」，此四人似乎是來自一個與金剛經很有關係的邑會之會員。

雖然證據不多，無法充分證明敦煌有金剛經邑會的存在，但可以肯定的是這類邑會，包括金剛經邑會，在唐朝時是存在的。而金剛經在敦煌很盛行，以修持金剛經為主的邑會存在敦煌，也應該是有可能的。

總之，金剛經的製作非特定族群所為，而是社會上不同背景和階層的人都在參與。由上至皇帝，到下至一般百姓；由出家僧人到在家信徒；由士兵、將軍到朝廷官員；由男性到女性都在參與。是什麼驅動人們去作此事？他們從造經得到那些利益？為何各階層的人都在參與？各種理由都有可能，但他們對金剛經的虔誠信仰，應是最大的原動力。而不同朝代的人，不約而同地，加入這歷史上延續不斷的製作行列。

四、信者的祈願

金剛經的經文中提到誦持書寫等功德如下：

「若有人以無量阿僧祇世界七寶，持用布施，若有善男子善女人，發菩提心者，持於此經乃至四句偈等，受持讀誦，為人演說，其福勝彼。」³⁵

「若復有人於後末世。能受持讀誦此經，所得功德，於我所供養諸佛功德，百分不及一，千萬億分乃至算數譬喻所不能及。」³⁶

31 S36, S513, P3278, B622, B653, B690, 且各有一項在李氏舊藏、大谷探險隊、慕尼黑、端方舊藏和日本之書道博物館。見方廣錫(1994):〈敦煌遺書中的金剛經及其註疏〉,《世界宗教研究》,1994,第一期。

32 平野顯照(1978):《唐代文學と佛教の研究》,京都,朋友書局,p.307。

33 季羨林主編(1998):《敦煌學大辭典》,上海,上海辭書,p.682。

34 敦煌研究院(1986):《敦煌莫高窟供養人題記》,北京,文物,p.72。

35 大正藏,第八冊,752頁中。

36 大正藏,第八冊,751頁上。

「須菩提！若有善男子善女人，初日分以恒河沙等身布施，中日分復以恒河沙等身布施，後日分亦以恒河沙等身布施，如是無量百千萬億劫以身布施。若復有人，聞此經典，信心不逆，其福勝彼，何況書寫、受持、讀誦，為人解說。」³⁷

由經文中看得出來：此經具有無比的功德，而這些經文應是鼓勵信仰者，書寫或依該經修持的最大原動力。

在所有的金剛經遺書中，總共有 76 部金剛經、十一部論書和六個相關文獻有題記，但其中只有 47 個題記有提到祈願，其他的僅列出時間、地點或參與者名。大致而言，信者的祈願可分成五種：(1)佛法(2)功德(3)身體健康(4)超薦亡者(5)家畜。雖分成五種，有些題記則不只包含一種。以下各舉例說明：

(一)佛法

S2824：「佛弟子王超王超，上為七代父母，下為妻女並大地蠢動眾生，悉願離苦解脫，捨邪歸正，發菩提心，常隨佛聞法。」³⁸

北珍字87：「未年正月，社人張庭休寫，一心供養。」³⁹

(二)功德

S3686：「別將王豐，天寶十二載⁴⁰，普為法界眾生，同霑此福。」⁴¹

S1746：「弟子令狐□為龍王、行病鬼王、怨家債主，敬造像二區，寫金剛般若一百部，法華一部，於靈安寺壽禪師院內□淨寫。」⁴²

上海博3323：「開元二年二月二十三日，弟子索洪範奉為聖主、七代父母、見存父母及諸親法界眾生，敬造金剛般若經七卷、多心經七卷。」⁴³

(三)身體健康

S5248：「弟子優婆夷覺圓發心書寫，願患消散。」⁴⁴

北0776：「弟子押衙楊吳德，為常患風疾，敬寫金剛般若經一卷，願患消散。」⁴⁵

(四)超薦亡者

P3031：「太極元年⁴⁶三月十五日，正信弟子楊思敬為亡男元真等寫。」⁴⁷

37 大正藏，第八冊，750頁下。

38 如前註，167頁。

39 池田溫編(1990)：《中國古代寫本識語集錄》，東京，大藏出版，375頁。

40 AD753

41 王重民主編(1962)：《敦煌遺書總目索引》，北京，商務，183頁。

42 如前註，144頁。

43 池田溫編(1990)：《中國古代寫本識語集錄》，東京，大藏出版，287頁。

44 如前註，215頁。

45 池田溫編(1990)：《中國古代寫本識語集錄》，東京，大藏出版，512頁。

46 AD712

47 王重民主編(1962)：《敦煌遺書總目索引》，北京，商務，278頁。

上海圖026：「大唐景龍元年⁴⁸，歲次丁未十二月乙丑朔十五日乙卯，同谷縣令薛崇徽為亡男英秀敬寫。」⁴⁹

(五)家畜

S5544-1：「奉為老耕牛神生淨土，彌勒下生，同在初會，俱聞聖法。」⁵⁰此為四川過家真印本。

S5544-2：「奉為老耕牛，敬寫金剛一卷，授記一卷⁵¹，願此牛身領受功德，往生淨土，莫再受畜生身，六曹地府，分明分付，莫令更有讎訟。未年正月。」⁵²

由此可看出書此經者對於動物的愛，以及家畜在農業社會對家庭的重要性。有趣的是：寫經者認為他可以用寫金剛經的功德，分付天堂和地獄，讓家畜得以往生淨土。

綜合以上：

- A. 由上述例子，可知悉信徒希望藉著金剛經而達到的願望，而這些願望則包括了人生的各個層面，因此金剛經事實上深刻的影響了中國佛教徒的生活。
- B. 亦可瞭解中國佛教徒對佛教經典的態度。金剛經已不只是一部供閱讀或朗誦的經典，人們深深相信可由造經獲得功德，且可因而滿足他們的祈願。
- C. 相信功德可被迴向，不僅可對迴向給人類，且可迴向給動物、龍王，更及於所有眾生。
- D. 不僅功德可迴向給現世父母，且及於七代父母，甚或更久遠的祖先親屬朋友。
- E. 功德不僅迴向給家人，且亦迴向給冤親債主。此顯示中國佛教徒相信功德可修好關係，或取悅冤親債主，讓他們不至於困擾寫經、造經者。
- F. 信者相信金剛經不管在世間或出世間法上，都能滿足信仰者的需要。並認為功德可超越過去、現在、未來的時空，而迴向給所有眾生。

五、金剛經流傳的地點

題記中有關地點的很少，只有十五個地名可能有關，而其中有少數幾個是從官員的頭銜來看出些許端倪。當中有八次提到寺名，但共有六個寺名，因其中有一個寺院被提到三次。這六座寺院是：甘露寺 (S2190)、大雲寺(P2165v)、龍興寺(S721, S4052, B1554)、靈安寺 (S1746)、毗奈耶寺 (B4294)和金光明寺 (B1346)。大雲寺和龍興寺是著名的官方寺院，其中有的可能也是。只有甘露寺和靈安寺，無清楚資料顯示他們位於敦煌。

其他的地點是沙洲(P4776-1v)，即今敦煌。甘肅(上海圖書館 026，北律字二)及河南(S87, P2184)。S6877 則是一個在家信徒在崇山所書。另有一藏於東京書道博物館之金剛經⁵³，原在善都被發現，此經題記提到住於塞外的「芮芮」人。

由上千卷的金剛經中的十五個地名，來判斷流行的區域是不足的。缺少地名的理由可能是中國人認為年代、人名和祈願，遠重要於地點，故而寫經者很少記入地名，但這些地名多少提供了可能傳播的地點之線索。很明顯的是：大量的敦煌遺書中包含了為數眾多的金剛經，因此該經流行於敦煌，應是無可置疑的。事實上，根據本人之研究，金剛經流行於全中國。然因涉及其他非敦煌資料之運用，故僅能在此概說。

48 AD707

49 池田溫編(1990)：《中國古代寫本識語集錄》，東京，大藏出版，268頁。

50 王重民主編(1962)：《敦煌遺書總目索引》，北京，商務，221頁。

51 佛說閻羅王授記經

52 王重民主編(1962)：《敦煌遺書總目索引》，北京，商務，222頁。

53 池田溫編(1990)：《中國古代寫本識語集錄》，東京，大藏出版，119頁。

遺書的題記中寺院的名稱，就是金剛經曾經流傳之處，也是這些寺院在當時存在敦煌等處의 明證。這些題記是很有價值的史料，雖然出現寺院名字的金剛經遺書，未必就是最早有這些寺院名稱的遺書，然若和在其他遺書中的寺名一起比對，就可將敦煌古時存在的寺院，詳列出名單來。

另有五個寺院名稱存在「金剛經變」的洞窟之題記上，分別是 85, 112, 359, 138 及 144 號洞窟的南面，這幾個洞窟都完成於中唐或晚唐。五個寺院中之龍興寺，是唯一在金剛經遺書中亦有的寺名。另外四個為：開元寺、普光寺、安國寺、靈修寺，此四座寺院都位於敦煌。此四個寺院再加上遺書所提及的，肯定座落於敦煌的四個寺院---大雲寺、龍興寺、毗奈耶寺、金光明寺，這八個寺名就是金剛經在敦煌寺院中流傳的重要明證。

六、結 論

從以上各節討論可知：

就時間而言：金剛經的書寫製作，經歷久遠而持續再造，顯示了人們對它深刻的喜愛，並展現了它耐得起考驗和信仰者無比虔誠的力量。

就空間而言：由流傳地區的探討，則可知它在空間上的開展。

就廣度而言：由不同背景的參與者，可瞭解它頗受歡迎及影響層面廣大。

就深度而言：由信者的祈願，透露出金剛經已深深的融入人們生活中。

而不同的樣式，則證實了佛教與中華文化的結合和開展。

金剛經由印度傳入中國後，它已不只是一部被翻譯成中文的佛教經典，而是緊緊的和中華文化結合在一起，且深深的植入和影響了中國人的生活和 문화。而經過時空的歷練和開展，蘊育出特有的「**金剛經經典文化**」。

敦煌遺書中的金剛經，見證了這一切。

附錄 具有題記之金剛經及其相關文獻

以下表格中之號碼依據池田溫的《中國古代寫本識語集錄》⁵⁴

@=論疏，#=感應錄，R=相關文獻，P=印本

DDS = 有題記之金剛經(Dedications of the Diamond Sutra)

表格 A

號 碼	內 容	年 代 / 朝 代	備 註
208	DDS	535AD/南北朝	
472	DDS	613/隋	
477	DDS	616/隋	
492	DDS	629/唐	
506	DDS	641	
參 518	能斷金剛般若經譯記	648	
541	DDS	657	
571	DDS	669	
584	DDS	672	
585	DDS	672	
588	DDS	673 ?	
589	DDS	673	
592	DDS	673	
595	DDS	674	
599	DDS	675	
608	DDS	676	
620	DDS	676	
632	DDS	679	
635	DDS	680	
679	DDS	700	
688	DDS	7 世紀	
689	DDS	7 世紀	
764	DDS	707	
768	DDS	708	
780	DDS	710	
792	DDS	712	
799	DDS	714	

54 池田溫編(1990)：《中國古代寫本識語集錄》，東京，大藏出版。

807	DDS	717,724	
834	DDS	723	
839	DDS	732	
869	DDS	753	
874	DDS	753	
883	DDS	758	
@896	金剛般若經旨贊卷下釋普遵題記	764	
@897	金剛般若經旨贊卷下客僧法澄題記	764	
@910	金剛般若經宣演題記	774	
@914	金剛般若經宣演卷下僧義琳題記	783,803,810	
922	DDS	789	
946	DDS	八世紀	
947	DDS	八世紀	
948	DDS	八世紀	
949	DDS	八世紀	
950	DDS	八世紀	
@951	金剛般若經傳外傳卷下崇山陳懷古跋	八世紀	
@983	金剛般若經宣演卷下聽記	803	
@1006	金剛般若經宣演卷下義琳聽記	810	
參 1028	金剛般若經柳公權刻石記拓本	824	拓本
1070	DDS	844?	
1264	DDS	九世紀前半	
R1265	金剛經陀羅尼咒為正比丘尼題記	九世紀前半	
1266	DDS	九世紀前半	
1267	DDS	九世紀前半	
1268	DDS	九世紀前半	
1269	DDS	九世紀前半	
1270	DDS	九世紀前半	
1902	DDS	856	擬
參 1987	DDS	868	最早印刷品
2013	DDS	879	
2046	DDS	894 ?	
2054	DDS	約九世紀	
2055	DDS	九世紀後半	

@2056	金剛般若經注、讚鞏縣王大器等題記	九世紀後半	
2126	DDS	905	82 歲老人手書
2127	DDS	905	82 歲老人手書
2129	DDS	905	82 歲老人手書
2132	DDS	906	83 歲老人手書
2133	DDS	906	83 歲老人手書
2134	DDS	906	83 歲老人手書
2135	DDS	906	83 歲老人手書
2138	DDS	世紀後半/五代	
2142	DDS	907/五代	84 歲老人手書
#2145	持誦金剛經靈驗功德記布衣翟奉達題記	908	
2146	DDS	908	
2154	DDS	911	為老耕牛題記
R2177	金剛般若經講經文題記	920	
2225	DDS	926 ?	
2226	DDS	926 ?	
2307	DDS	943	
2308	DDS	943	
參 2332	DDS	949	
@2345	梁朝傅大士頌金剛經顯德寺龍題記	953	
R2382	金剛經讚三界寺學仕郎樊佛奴題記	967 ?/宋	
2392	DDS	969	三合經
R2425	金剛經讚附記	979	
2430	DDS	十世紀	
2431	DDS	十世紀	
R2432	金剛般若經咒記	十世紀	
2433	DDS	十世紀	
2434	DDS	十世紀	
參 2528	DDS	985	
參@2567	金剛般若經鈔知丹州梁夙刊記	1016/宋	
補@13	金剛般若經涉註跋及大雲寺尼妙相題記	716, 724/唐	

補 49	DDS	863/唐	
------	-----	-------	--

共計：93

金剛經：76，論疏：11，感應錄：1，其他相關文獻：5

表格 B

項	目	內	容	號	碼
經		金剛般若經		(頗多, 參見上表)	
		能斷金剛般若經		參 518	
論疏		金剛般若經旨贊卷下		896,897	
		金剛般若經宣演(卷下)		910,914, 983,1006	
		金剛般若經傳外傳卷下		951	
		金剛般若經注		2056	
		梁朝傅大士頌金剛經		953	
		金剛般若經鈔		參 2567	
		金剛般若經涉注		補 13	
感應錄		持誦金剛經靈驗功德記		2145	
其他相關文獻		金剛般若經陀羅尼咒		1265	
		金剛般若經咒		2432	
		金剛經讚		2382, 2425	
		金剛般若經講經文		920	

The Diamond Sutra and Its Related Literature in the Tunhuang Collections

Yong-You Ven

Assistant Professor

Department of Life-and-Death Studies

Nanhua University

Abstract

The Diamond Sutra is one of the most popular sutra in Tunhuang, and there are near two thousand items of the Sutra in the Tunhuang collections. Among these two thousands items, there are 76 items which contains the Diamond Sutra and 17 items which are related with dedications. The quantity is not big, but the dedications reveal rich information about Chinese people's lives and attitudes in relation to the Sutra.

The topic is discussed in five aspects. Firstly, time of production will be discussed. The manuscripts of the Diamond Sutra cover from the 7th to the 11th centuries. Secondly, it is regarding to the making of the Sutra. Manuscripts, printed copies and rubbings are the three styles of the Sutra. The first printed copy of the world—the Diamond Sutra of AD 868 is discussed here. Thirdly, it is about the participants. The participants from various kinds of walks involving in the making of the Sutra. Fourthly, people's wishes reveal the voice from their hearts. The merits is not only for human beings, but also benefit animals. Lastly, the places where the Sutra was circulated will be discussed. Few of the names of the places mentioned in the dedications provide some information about the circulation of the Sutra.

The Sutra is not just a holy text, because it interacts with Chinese people's lives in various aspects, and has become fully routed in and integrated with Chinese culture. It is not just a Chinese translation from India Buddhist text, but has deeply influenced Chinese lives and culture.

Keywords: Tunhuang, The Diamond Sutra, dedications

